

辯學遺蹟

天主降生後一千九百三十四年印

辯學遺牘

北平主教滿准

辯學遺牘

救世堂重刊

虞德園銓部與利西泰先生書

不佞熙陳留人也。越故有蠻夷之虞。而不佞自陳留徙越。稱中國之虞。越人君子。數爲不佞言利西泰先生。非中國人。然賢者也。又精天文、方技、握算之術。何公露少參。得其一二。欲傳不佞。會病。結轡眩瞽。不果學。亦不果來學。時時神往左右。恍石交矣。旣而翁太守周野出。喻人十篇。令序弁首。慙非立晏。妄譏立白。負弩播糝。聊爾前引。故當轉克醯雞障耳。不佞生三歲許時。便知有三聖人之教。聲和影隨。至今坐鼎足上。不得下。側聞先生降神西域。渺小釋迦。將無類我魯人詆仲

尼東家丘。忽於近耶。及讀天堂地獄短長之說。又似未繙其書。未了其義者。豈不聞佛書有云。入無間地獄。窮劫不出。他化自在天壽。一晝夜。爲人間一千六百歲乎。推此而論。定有遺矚。夫不全窺其秘。而輒施攻具。舍衛之堅。寧遽能破。敢請徧閱。

今上所頒佛藏。角其同異。摘其瑕釁。更出一書。懸之國門。俾左袒瞿曇者。恣所彈射。萬一鵠無飲羽。人徒空篋。斯非千古一快事哉。見不出此。僅出謾聞。資彼匿笑。一何爲計之疎也。藉令孜孜汲汲。日溫時習。無暇盡閱其書。請先閱宗鏡錄。戒發隱。及西域記。高僧傳。法苑珠林諸書。探微稽實。亦足開聲罪之端。不然者。但曰我國向輕此人。此人生處。吾盡識之。安知非

別一西天。別一釋迦。如此間三騶二老。良史所不辯者乎。古今異時。方域遼邈。未可以一人之疑。疑千人之信也。原夫白馬東來。香象西駕。信使重譯。往來不絕。一夫可欺。萬衆難惑。堂堂中國。賢聖總萃。謂二千餘年之人。盡爲五印諸戎所愚。有是事哉。茲無論其人之輕重。直議其書之是非。象山陽明。傳燈宗門。列祖孔廟。其書近理。概可知矣。且

太祖

文皇並崇剎像。名卿察相。咸峙金湯。火書廬居。譚何容易。幸無以西人攻西人。一遭敗蹶。教門頓圯。

天主有靈。寧忍授甲推轂於先生。自隲聖域失定吉界耶。不佞固知先生奉天主戒。堅於金石。斷無倍師渝盟之理。第六

經子史。既足取徵。彼三藏十二部者。其意每與先生合轍。不一寓目。語便相襲。詎知讀畸人十篇者。掩卷而起曰。了不異佛意乎。遼豕野芹。竊爲先生不取也。嗟乎。羣生蠕蠕。果核之內。不知有膚。安知有殼。况復膚殼外事。存而不論。是或一道。惟先生擇焉。倚枕騰口。深愧謙占。穹量鴻包。應弗標外。主臣主臣。

利先生復虞銓部書

竇西陬鄙人。棄家學道。泛海八萬里。而觀光

上國。於茲有年矣。承大君子不鄙。進而與言者。非一二數也。然竇於象緯之學。特是少時偶所涉獵。獻

上方物。亦所攜成器。以當羔雉。其以技巧見獎借者。果非知竇之

深者也。若止爾爾。則此等事。於敝國庠序中。見爲微末。器物復是諸工人所造。八萬里外。安知

上國之無此。何用泛海三年。出萬死而致之。

闕下哉。所以然者。爲奉 天主至道。欲相闡明。使人人爲肖子。

卽於大父母得効涓埃之報。故棄家忘身。不惜也。幸蒙

聖恩。旣得卽次食大官。八年於茲。亦欲有所論著。不敏未能。昨畸人篇。則是答問時。偶舉一二理端。因筆爲帙。質之大都人士。其於教中大論。曾未當九牛之一毛也。不圖借重雄文。謬見獎許。諸所稱述。皆非竇所敢當也。獨後來。太極生上帝語。與前世聖賢所論。未得相謀。尙覺孔子太極生兩儀一言爲安耳。太極生生之理。亦敝鄉一種大論。其書充棟。他日尙容畧

陳一二。以請咎教。至乃棄置他事。獨以大道商確。則蒙知實深矣。捧讀來札。臺臺千言。誨督甚勤。而無勝氣。欲竇據理立論。以闡至道。敝鄉諺云。和言增辯力。臺教之謂乎。且鐘鼓不叩擊。不發音聲。亦是夙昔所想望也。伏讀來教。知竇輩奉戒堅於金石。不識區區鄙衷。何由見亮。卽此一語蒙答。雖極慮畢誠於左右。知弗爲罪。幸甚幸甚。蓋竇輩平生所奉大戒。有十。誹謗其一也。佛教果是。果未嘗實見其非。輒遂非之。不誹謗耶。竇自入中國以來。畧識文字。則是堯舜周孔。而非佛。執心不易。以至於今。區區遠人。何德於孔。何仇於佛哉。若謂竇姑佞孔。以諂士大夫。而徐伸其說。則中夏人士。信佛過於信孔者甚多。何不並佞佛。以盡諂士大夫。而徐伸其說也。實是

堅於奉戒。直心一意。所是所非。皆取憑於離合。堯舜周孔。皆以修身事上主爲教。則是之。佛氏抗誣上主。而欲加諸其上。則非之。竇何敢與有心焉。夫上主一而已。謂有諸天主不誣乎。渺小人羣。欲加天主之上。不抗乎。其爲瑕釁。孰大於是。亦何必徧繙五千餘卷。而後知也。佛氏之書。人自爲說。聞大藏中。最多異同。側聆門下。蓋世天才。而留心貝葉。若其書中。果有尊崇上主。虔修企合。以此爲教。敢不鞭弭相從。若其未然。卽竇之執心不易。旣蒙臺亮矣。至其書中指義。捕風捉月者。實多。微渺立通者不少。雖未暇讀。竊亦知之。然譬諸偏方僭竊之國。典章制度。豈不依稀正統。而實非正統。爲臣者豈可艷其文物。褰裳就之哉。舍衛雖堅。恐未免負固爲名也。雖然。

而來教所云。檢閱諸經。探微稽實者。實獲我心。所不敢廢。頃緣匆匆。未能得爲。仰惟門下。博物多聞。素深此義。若得樞趨函丈。各挈綱領。質疑送難。假之歲月。以求統一。則事逸功倍。更愜鄙心矣。此實良勸。當夙宵圖之。或遂得果此。未可知也。至於拙篇中天堂地獄短長之說。鄙意止欲闢輪迴之妄。使爲善不反顧。造惡無冀幸耳。孟子云。不以文害辭。辭害意也。儻因鄙言悟輪迴之妄。則地獄窮劫不出。天堂一日千歲。此亦言之有據者也。又何待論乎。若云生處盡識。故輕此人。此偶舉之言也。海內萬國。頗嘗審究。某方某教。千百其岐。印度以東。延入中國。二三萬里之內。知有佛耳。止一天竺。無別釋迦。但十室之邑。必有忠信。理果是者。何論其地。此非異同之

肯綮也。凡諸異教。行久行遠者。無不依附名理。繼以聰明特達之士。入於其中。著述必多。自覺可信。所貴窮源探本。原始要終。以定是非之極。竇輩所與佛異者。彼以虛我以實。彼以私我以公。彼以多岐。我以一本。此其小者。彼以抗誣。我以奉事。乃其大者。如是止耳。且佛入中國。既二千年矣。琳宮相望。僧尼載道。而

上國之人心世道。未見其勝於唐虞三代也。每見學士稱述。反云。今不如古。若敝鄉自奉教以來。千六百年。中間習俗。恐涉誇詡。未敢備著。其粗而易見者。則萬里之內。三十餘國。錯壤而居。不一易姓。不一交兵。不一責讓。亦千六百年矣。上國自堯舜來。數千年聲名文物。儻以信佛奉佛者。信奉 天主。

當日有遷化。何佛氏之久不能乎。此未見之事。難以徵信。今直當詳究其理。以決從違。大義若明。卽定於樽俎。豈輪攻墨守之比。而待授甲推轂爲哉。但其中一事。頗覺爲難。佛書固多。習者亦衆。敝國經典。及述事論理。羽翼道真者。方之佛藏。不啻倍蓰。然未經翻譯。竇又孑然無徒。未能辦此。以今事勢。如來教所云。以一疑千。恐遭敗蹶。此爲力屈。非理屈也。鄙意以爲。在今且可未論勝負。儻藉上國諸君子之力。翻譯經典。不必望與佛藏等。若得其百之一二。持此而共相詰難。果爲理屈。卽亦甘心敗蹶矣。自非然者。則臺教云。不盡通佛書。不宜攻舍衛城。竇亦將云。不盡通

天主經典。豈能隳我聖域。失我定吉界耶。究心釋典。以覈異同。竇

將圖之。究心主教。以極指歸。非大君子孰望焉。此爲天下後世別岐路以定一尊。功德不細。幸毋忽鄙人之言也。風靡波流。耳目所牖。賢聖不免。門下云。堂堂中國。賢聖總萃。其所信從。無弗是者。則漢以前中國無聖賢耶。門下所據。漢以來之聖賢。而竇所是者。三代以上之聖賢。若云堯舜周孔未聞佛教。聞必信從。則竇亦云漢以下聖賢未聞。

天主之教。聞必信從。彼此是非。孰能一之。凡此皆不可爲從違之定據也。來教又云。鄙篇所述。了不異佛意。是誠有之。未足爲過。何者。若竇竊佛緒餘。用相彈射。此爲操戈入室耳。今門下已知竇未曉佛書。自相合轍。何不可之有。竇所惜者。佛與我未盡合轍耳。若盡合者。卽異形骨肉。何幸如之。門下試思。八

萬里而來。交友請益。但求人與我同。豈願我與人異耶。逃空谷者。聞人足音。遑然而喜矣。遑豕自多其異。竇乃極願其同。則羣豕果白。亦遑然而喜之日也。肆筆無隱。罪戾實深。仰冀鴻慈。曲賜矜宥。悚仄悚仄。

利先生復蓮池大和尚竹牕天說四端

天說一曰。一老宿言有異域人。爲天主之教者。子何不辯。子以爲教人敬天善事也。奚辯焉。老宿曰。彼欲以此移風易俗。而兼之毀佛謗法。賢士良友。多信奉者故也。因出其書示子。乃畧辯其一二。彼雖崇事天主。而天之說。實所未諳。按經以證彼所稱天主者。忉利天王也。一四天下。三十三天之主也。此一四天下。從一數之。而至於千。名小千世界。則有千天主。

矣。又從一小千數之。而復至於千。名中千世界。則有百萬天主矣。又從一中千數之。而復至於千。名大千世界。則有萬億天主矣。統此三千大千世界者。大梵天王是也。彼所稱最尊無上之天主。梵天視之。畧似周天子。視千八百諸侯也。彼所知者。萬億天主中之一耳。餘欲界諸天。皆所未知也。又上而色界諸天。又上而無色界諸天。皆所未知也。又言天主者。無形、無色、無聲。則所謂天主者。理而已矣。何以御臣民。施政令。行賞罰乎。彼雖聰慧。未讀佛經。何怪乎立言之舛也。現前信奉士友。皆正人君子。表表一時。衆所仰瞻。以爲向背者。予安得避逆耳之嫌。而不一罄其忠告乎。惟高明下擇芻蕘。而電察焉。

辯曰。武林沙門。作竹牕三筆。皆佛氏語也。於中。天說四條。頗論吾
天教中常言之理。其說率畧未備。今亦率畧答之。冀覽者鑑別。定
是非之歸焉。其一。首言教人敬天。善事也。奚辯焉。此蓋發端之辭。
非實語。然不可不辯。夫教人敬天者。是教人敬 天主以爲主
也。以爲主者。以爲能生天地萬物。生我。養我。救我。賞罰我。禍福我。
因而愛焉。信焉。望焉。終身由是焉。是之謂以爲主也。主豈有二乎。
旣以爲主。卽幽莫尊於天神。明莫尊於國主。皆與我共事 天
主者也。非 天主也。佛惟不認 天主。欲僭其位。而越居其
上。故深罪之。卽吾教中。豈敢謂事 天主可。事佛亦可乎。彼旣
奉佛。是以佛爲主也。凡上所云。生養諸事。愛信望諸情。皆歸於佛。
則佛之外。亦不應有二主。二之。是悖主也。安得云敬天。善事耶。且

彼妄指吾

天主爲彼教中忒利天王。其大梵天王萬億倍大

於忒利天王。而大梵天王又於佛爲弟子列也。則忒利天王之於

佛。烏得擬八百諸候。之於周天子。蓋名位至下。特小有所統率。如

所謂輿臣臺臺臣僕者耳。今有人事周天子以爲主。又謂其輿臺

亦爲主可乎。舍周天子不事。而事其輿臺。威福玉食。望之以爲歸。

此乃周天子所必誅。卽亦臣事周天子者所必誅。反可稱爲善事。

置之不辯耶。故我以

天主爲主。汝以佛爲主。理無二主。卽無

二是。無二是。則非者。必受甚深地獄之苦。此豈小事。可相坐視者。

西士數萬里東來。正爲大邦人士認佛爲主。足可歎憫故也。彼以

佛爲主。宜以我爲非。共相憫恤。深相諍論。孰是孰非。令其歸一。可

也。何爲置之不辯耶。以佛爲主。不佛者。置之不辯。亦非度盡衆生。